

十万三千人控告江泽民 各界声援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到7月23日为止,10万3千余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诉江大潮气势洪大。

真名实姓的控告状令人震动

尽管在中国大陆迫害仍在继续,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健康身体、道德回升的切身经历,讲述在冤狱、洗脑班、甚至精神病院迫害下的惨痛经历,家人在迫害中受到的株连、伤害。而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的主流民众,来自于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人士、政府部门干部、企事业管理、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授导师,工人、农民、商人,他们都努力地按照“真善忍”做人。

他们本是社会的中坚,在九十年代,因为有法轮大法的弘传,才使整个社会开始人心向善。然而,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一伙制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善良向上的被打击,贪腐淫秽向钱看的大行其道,整个社会民众在漩涡中被往下拽。回首这16年,扼腕叹息的同时需要深思。

在大陆引发的社会效应

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公开的大面积的对江泽民的法律诉讼,使迫害真相更大范围的铺开在公众面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效应。

7月17日,广东省茂名市某居委会人员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查问控告江泽民的事,来了很多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所警员,屋内屋外都有。学员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自己起诉江的原因。居委会干部向学员借了一本《转法轮》(法轮大法主要著作),看了几页,就感叹说:如果人人都能从善的一面去做人,这个社会的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社会的风气就会好起来的。这个领导最后很诚恳地对法轮



图左到右:香港法轮功学员七月十九日“诉江”集会 and 游行;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坡七月十六日在法轮功学员于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的集会上演讲;加拿大国会议员参加多伦多声援诉江集会;日本东京都议员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

功学员说:能不能把这本《转法轮》送给我看看。

山东法轮功学员邮寄诉江状,邮局人员说派出所不让邮。第二次,两位学员一起去邮局,向邮局人员说明诉江的目的:自己因为学法轮功受益,说法轮功好,被迫害了好几年,被打过毒针、被扒光衣服遭受侮辱、被吊铐了七天七夜,死里逃生。一个善良的公民连邮一封控告信的自由都没有,你说这个党还不黑暗吗?邮政大厅的人们都静静地听着。邮政员一边倾听,一边点头,最后在众目睽睽下,毫不犹豫地同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各国、各界声援诉江

法轮功学员开启的诉江大潮,引发国际主流社会声援。

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坡说:“现在到了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的时候了,他才是应该被送入监狱的人,而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应该为对你们犯下的罪行、迫害你们而受到审判,所以他必须受到正义审判。”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作为迫害的煽动者,江泽民应该是中共官员中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人。”

近期,澳洲媒体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越来越关注。2015年7月7日澳新社关于法轮功学员诉江的报道被澳洲各主要媒体迅速转载,其中超过6成的媒体都将其列为热点新闻,同时这篇报道还站上了新闻集团网站 news.com.au 当日的热门浏览排行榜。◇

【明慧网】“2011 年，当我快满 18 岁的时候，我通读了一遍《转法轮》，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 18 岁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伊朗姑娘嘉扎尔·塔瓦娜艾说。

嘉扎尔和父母及妹妹居住在迪拜，一个自由、充满多元文化的现代都市。2007 年，嘉扎尔的父亲得到一本《转法轮》，看完后，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嘉扎尔说，外界可能觉得伊朗人比较封闭，实际上，象法轮大法这样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功法，很多人容易接受，都觉得“真、善、忍”非常好。修炼后，我的改变非常大。我变得不贪婪，做事考虑别人，人生有了意义。”以前她和妹妹总是争吵，现在妹妹会问她：“你为什么和我吵架了？”

伊朗姑娘：人生有了意义



伊朗姑娘嘉扎尔在“骑向自由”出发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在大学，不少年轻人抽烟、喝酒、参加派对。别人感觉到我的不一样：不沾烟酒，凡事有原则。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嘉扎尔说。

二零一五年五月，嘉扎尔到纽约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决定参加“骑向自由”营救活动——骑自行车从洛杉矶横跨美国到华盛顿 DC，旨在唤醒公众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关注及营救中国大陆受害法轮功学员的

遗孤。近日，嘉扎尔和二十多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一起完成了这一壮举。

嘉扎尔说，最让她感动的是一路上美国民众对他们的支持，有一次，一位市长助理听完他们介绍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忍不住哭起来。

对个人修炼来言，嘉扎尔说，这次旅行也是锤炼“真”、“善”和“忍”的过程。之前，她没有受过任何骑车训练，也不是一位擅长运动的人。但是，这次三千英里的路程，四十五天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白天骑车，晚上住帐篷，她和队友们坚持下来了。“二十多个孩子来自不同背景，如果没有‘真、善、忍’，不为他人着想，我们不可能完成‘骑向自由’之旅。”◇

无生育能力的村民得子了

【明慧网】家住湖北省公安县曾埠头村，今年 46 岁的李姓村民，给我讲了发生在 14 年前的奇事。

他结婚都 10 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医生确定是他没有生育能力。他的母亲到处求神拜佛，偏方用了无数，就是不见效。

2001 年春天，也就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经常有法轮功学员到农村给村民发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资料。他看了后，说：“这天安门自焚一定是假的！谁知道天安门哪天有人自焚啊？警察难道天天背着灭火器巡逻？显然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这新闻漏洞太多，太假了，连我们老百姓都能看出是造假，是栽赃陷害法轮功。”

他遇到亲友就说法轮



大法好，大法是被迫害的，别信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

两个月后他的妻子觉得自己怀孕了。开始不相信，后来去医院检查证实是真的。全家人别提多高兴啦！父母也搞不明白他俩怎么会有孩子了？

他家收到大法真相资料人人都爱看，看多了明白了：这是因为他明白了大法真相还向亲友讲大法好而得的福报。是大法师父赐给了他一个儿子！◇

法轮大法善化人心

【明慧网】我的一位客户老张，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和我嫂子几次跟他讲真相，告诉他修法轮大法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用心法约束自己，特别我们做生意的，该得的得，不该得的给也不要；中国人自古都是信神佛的，相信善恶有报，只有共产党才不让人相信神佛的存在，使社会道德败坏；法轮大法传世以来，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那不就是在救人吗，法轮大法师父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大法如果不好，怎么会在中共残酷打压的情况下还能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老张终于明白了，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概在 2012 年秋天，一次他去拉货称车皮。在他前边的一货车司机，不慎把货钱掉了在地上不知道，就匆忙走了。老张称完车皮，进屋来跟我说：“哈，我捡了好些钱，来，数数是多少。”我俩一数是九千三百元。

一会儿掉钱的司机慌慌张张地进了屋，说话都结巴了，说，“这可坏了，我把货钱弄丢了，这可咋办？”我们问丢了多少钱？他说：“大约九千三百吧。”

老张笑着对我说：“我是受法轮大法传染（影响）了，这钱该得的得，不该得的咱不要是不是？”说着把钱还给了失主。失主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拿出了一百元给老张，说让老张买盒烟抽吧。老张拒绝了，又笑着对我说：“不该得的咱不要是不是这理？”我也笑了，看来老张真听明白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了。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郭其忠控告首恶江泽民

五十五岁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居民郭其忠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郭其忠是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前他患有胃炎、咽喉炎、鼻窦炎、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中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好转。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家庭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

郭其忠于二零零九年九月被绑架抄家，并被酷刑逼供，二零一零年四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七台河监狱惨遭殴打折磨。他的妻子被迫和他离婚，他的孩子也不敢和他联系。

以下是郭其忠遭迫害事实：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八时左右，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东风街，委主任万金华，找我去街道办事处签字，说棚户区所有户主都得去签字，当时妻子不在家去了南方，家里只有我一人，只好答应了。我推着摩托车出了门看见万金华正在打电话，看见我以后停了，她就坐着我的车往办事处驶去，距办事处二百米左右对面有一辆黑色轿车迎面开来。我刚进屋随后进来两个人把我架出去，塞进车里向新兴区东风派出所驶去。

到新兴区东风派出所把我双手铐在老虎凳上，所长赵孔伟，见到我说：这个老虎凳子多少年没有人用过专为你准备的。他们没有证据，没有人来问过我。晚上六点多钟拿着我的钥匙，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他们六、七个人到我家抄家两个多小时才回来，把我家的乱七八糟，到底拿走什么没人知道，藏着最隐蔽的东西都找到了。拿到派出所看到的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手机一部，电子书一个，MP3 两个，身份证，银行卡，准备给孩子的学费四千元，我哥的死亡证明（未消户

口），VCD 一台，电视接收机两个。还有可用的东西缺少什么也不清楚（我看到一个干警拿着我用的微型矿灯往对面的抽屉里放），他们象土匪一样。

非法关押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去厕所，不许睡觉。审讯时非法逼供，最后他们写了无需有口供。二十三日午三点多钟，送往七台河看守所，连续两次体检不合格，体温超标看守所拒收，随后又去了防疫站，要求他们出个无险情证明，工作人员不给出，要求入诊后三、四天后才能出结果。之后，强制让我喝下冰水和不明药物，秋天的夜晚刮着凉风，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把我冻得全身发抖，已经下午五点多，又去了看守所量体温还是不合格。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在七台河新兴区法院非法开庭那天，我身体已经被迫害的非常虚弱，骨瘦如柴，有气无力，满口牙晃动、出血，因为不让接见也没有钱买牙具。修炼以前的疾病全都复发，如咽喉炎、鼻窦炎、腰椎间盘突出。咽喉炎、鼻窦炎恶化，化脓出血说不出话来，有时说出话声音也很小；还有高血压，心情激动时头就发晕。自我辩护时我要求证人上庭对质、并且问他们：我做什么坏事哪个人看见了，那就让他出庭作证。回答说没有人看见。最后审判长说：“证据不足，休庭”。依照法律规定取证后再从新开庭，可是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判决书下来了，我被冤判三年六个月。

在七台河看守所关押十一个多月，送监狱前必须去警官医院体检。看守所陈所长亲自督阵，在我的体温高、血压高时，连续拍了几次片子均有异常影像时，是陈所长的“关照”，又一次强行把我送走。二零一零年七月中旬到了七台河监狱集训队。由于血压高头经常犯晕，背监规我就记不住，集训队犯人班长郎亚洲用板条打，说是执行命令，打得全身是血印，连续多天。

还有两个犯人班长，一个叫王成

玉（七台河新建矿人），另一人姓施（双鸭山人）。这两人专为干警拉关系，收、要犯人的财物给干警，也为自己找出路。我从看守所到七台河监狱没有接见任何人，也没钱买东西，这两个犯人找我要东西我没有，他们记恨在心。有一次，干活时在犯人的挑衅下对我进行一次毒打，他们两个膀大腰圆比我高出一头，那个手象鞋底一样在后面左右开弓，往前走就给我拉回来，姓王的打完姓施的接着打，每人打了二十多下，打完后我两眼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身体晃晃悠悠，迷迷糊糊的坐在地上，不知是谁把我扶到座位上，当时值班干警就在屋里，任由他二人胡作非为，他们装聋作哑，玩忽职守。

从那以后，我头脑就不清醒、迷迷糊糊，睡觉脑袋没有地方放，哪面朝下哪面就痛，血管要爆裂一样，反应迟钝。七台河监狱犯人吃饭时，都是站着队到食堂去，去时报数回来时也报数，我几乎每次都报错，报错了最少是一个耳光，为了报号天天被打骂。我四肢不灵，生活很难自理，就是被他们毒打造成的，这时转监到了佳木斯监狱。

二零一三年三月，我冤狱期满，释放时已离婚的妻子找的车到监狱接我，当时的情景被监狱的监控录了像，七台河市公安局找到前妻调查我的下落，我是正常释放也不是逃出来的，七台河市公安局还多次找我、窃听我的电话。本来我释放回家后妻子让我回家住，还给我买吃的补养身体。由于七台河公安去骚扰她，街道、派出所多次调查我、打听我的下落。妻子迫于压力不敢让我回家，我现在没有房子、没有地、因为我炼法轮功的缘故，工作被开除没有经济来源，身体状况又不好，只能干轻微的工作维持生计，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在我这里充分展现出来。◇

【明慧网】这是对法轮功迫害初期，红色恐怖气氛最严重时的事了，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乡下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遭恶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这些警察看上去非常粗野，张口就是骂人。一个自称武功高强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暴打一顿之后又无理地抢走了我的自行车和半书包真相资料，最后把我绑在派出所院子里的树上。他还抢走我上衣口袋里仅有的五元钱。

一个年轻警察骂道：“费了半天劲，你就带了五元钱，看我不狠狠地罚你的钱。”我说：“你千万别这样做，我们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也包括你们一家人，我炼法轮功身体好了，我们全家受益了，我也想让你们全家受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拿着五元钱出去买了一个西瓜回来。之后他们把我从树上放下，让我进屋里。

看着几个警察一人拿一块西瓜，狼吞虎咽吃起来的这种模样，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深知，这些小警察工资很少，那些有权的警察，有机会贪污腐败，甚至于住豪宅、开豪车，而小警察只能听命令、当走卒。

最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抓、打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在犯天法，也是在触犯人间的法律，如果不明真相，就会遭恶报，甚至于祸及家人。想到这些，我看着那些被抢的资料，心疼得泪水直流，因为我知道这些资料能救很多人。

这时，打我的那个警察，拿着半块剩下的西瓜，走到我面前骂着问：“你哭什么，是不是想吃西瓜？”我说：“不想吃。”他说：“那你想怎样？”我说：“你把那些真相资料还给我，放我回家。信仰自由，我没犯法！”

他大喊：“你傻呀，我打你的时候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那些资料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你还因为这些被抓、被打，也许还会被判刑，你这样做值得吗？”

我提高了一点声音，为的是让所有在场的警察都听到，说：“我告诉你，那些资料比你的命都值钱，你知



慈悲和真相的力量

道吗？法轮功学员为了救你们，为了多做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们自己省吃俭用。有的法轮功学员自己生活很困难，就到街上捡废品，卖了之后。一元一角地凑在一起，这些真相资料都是我们救人的一颗颗诚心。不信你们去看看这些资料上写的是是什么，看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的了。”

听了我的话，有一个警察走过去拿了一些资料在他们中间传看了起来。

警察们去吃午饭时，来了两个新警察接班。一男一女，男的守在外面，女的走进屋来，她睁大眼睛盯着我看，突然对我说：“怎么是你？我找了你好长时间了都没找到，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她说：“你忘了吗？那天你捡到了我的二千多元钱，我回去找，你一直在那等我回去，把那钱交给了我。我说谢谢你，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你是炼法轮功的。你还说我不该谢你，要谢就谢你师父，是你师父教你做好人的。”

这时，我才想起来，确实是有这回事。我说：“你相信我是好人吗？”她说：“相信！我真想放你走，可是我不敢。”说完她出去了，回来给了我一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说：“快点吃吧，我只能为你做这些，就怕下

午他们要把你送到看守所，你自己一定要小心。”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

其实，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中共邪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因为它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它就敢无恶不做。但是，我更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于是我坚定地对她说：“谢谢你今天为我所做的，你一定会有福报的。回去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法轮大法是好的！修真善忍没有错。让他们都不要相信中共宣传上的谎言。”她说：“好，我记住了。”

吃完午饭，那个打人的警察先进了屋，快步走到我面前，大喊着：“快，我们要送你走。”他顺手将五元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压低声音说：“如果你早让我看看你们这些真相资料，我就不会打你了。”这时其他警察也都进来。此时，我忽然感到自己变得高大和强壮起来，我知道这就是善（慈悲）的能量，是真相的作用。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为两个得救的生命而高兴。

此时，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不想知道他们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善、忍”的信仰告诉世人，包括所有的警察。◇